

第九章

河南戰役滑鐵盧



飛將軍 蔣鼎文



一、這個總司令不好當

中條山之戰失敗未幾，蔣鼎文就被推上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崗位。

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戰伊始，國民政府將面臨日軍進攻的區域劃分為五個戰區，其中第一戰區西起潼關，東至津浦線，背靠伏牛山脈，前依中條、太行之險，此地區實為抗戰之重鎮，歷史上的所謂中原逐鹿，其核心區域就在這一範圍。然自抗戰開始，第一戰區一直損兵折將，迭嘗敗績。劉峙所率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在平漢線上開打敗仗之先河，黃河以北大片土地淪於日軍之手，按照劉峙自己所說：「我這次是打了一次糊塗仗……我願意在這裡承認，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打敗仗。」¹初，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由蔣介石兼職，程潛以副司令長官身分實際主持戰區工作，稍後程潛扶正。豫東蘭封會戰失敗，為阻止日軍西進，兩次在鄭州以東開掘黃河南岸大堤，實行「洪水抗戰」，致使日軍戰車輜重陷入泥淖，無法西進，在保住中原半壁江山的同时，也使豫東南的中牟、尉氏、扶溝等地洪水滔天，百姓深受其害。衛立煌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接任第一戰區司令後，從山西聞喜起，經絳縣、平陸、夏縣、陽城接豫之濟源、孟縣，建立起一條依托中條山的堅固防線，以圖屏障洛陽和潼關。一九四一年五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多田駿糾集六個師團、二個混成旅團，將中條山地區的國民黨守軍分隔圍殲，僅僅十多天時間，日軍就達到目的，侵佔了豫境黃河以北，除林（縣）輝（縣）一隅以外的所有土地，國民黨軍傷亡近八萬人。蔣介石稱中條山之戰是「抗戰史中最大的恥辱」，作為戰區司令的衛立煌承受著鉅大的壓力。

¹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書館一九六六年版，第一四九頁。

中條山戰役失敗不久，正是蔣鼎文陝西省主席任滿之際，蔣與時任軍委會西安辦公廳主任的熊斌對調任職。辦公廳主任一職相對較虛，多是上情下達，下情上報。未幾，蔣介石有意讓蔣鼎文到第一戰區調查河防情況及檢討中條山之戰敗因，並讓其寫出詳細報告。一九四一年十月，蔣鼎文率秦修好等一行到達洛陽，與衛立煌、郭寄嶠共同探討河防問題和戰事教訓，回陝後即向軍委會提出視察報告和建議。

蔣介石見蔣鼎文對河南情況已有所瞭解，便下達命令，免去衛立煌第一戰區司令之職，由蔣鼎文接任其職務。蔣鼎文與衛立煌是老搭檔，「閩變」期間，衛是受蔣指揮的一路軍司令；東路軍時，衛出任蔣鼎文的前敵總司令之職，兩人配合默契。西安事變前夕，蔣介石又命蔣鼎文、衛立煌連袂赴西北剿共，不意被張學良、楊虎城同扣於西安，無奈作罷。此後兩人曾在毗鄰兩省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又在如何防共、融共和抗擊日軍等方面多次聯手。

一九四二年一月，蔣鼎文到達洛陽就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同時兼任冀察戰區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其基本班子為：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政治部主任王逸常（後張雪中），參謀長郭寄嶠（後董英斌），副參謀長郝恩綏、萬建蕃，總參議李家鼎，軍務處長白汝庸，參謀處長秦修好，副官處長章錫珍，軍醫處長楊槐堂，軍需處長蔣致和，兵站總監蕭湘，軍法總監吳仲行，幹訓團教育長李銑（後吳斌）等。

湯恩伯在出任第一戰區副司令之前，已在該戰區內苦心經營多年。湯從一九四〇年開始，奉蔣介石之令出任魯蘇豫皖邊區總司令兼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的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部常駐豫境之葉縣，而「四省」邊區總司令部設在安徽臨泉。他在防共的同時大肆擴充兵馬，經過幾年的蓄力，

已兵強馬壯、人多勢眾，儼然已是中原的一個軍事集團。

當年，衛立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同時還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蔣介石於是讓蔣鼎文也一肩雙挑，但蔣鼎文不願兼任省主席之職，不願為繁瑣的地方行政之事分心。蔣介石只得讓已卸任的李培基復任省政府主席之職。蔣鼎文這一「謙讓」，實為他日後的工作複雜化、軍政之令的無法貫徹埋下重大禍根。

二、「洛辦處長叛共」和「韋孝儒暗殺」

蔣鼎文到洛陽卸鞍未久，即發生了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袁曉軒叛共而主動上門自首的事件。

先時國共兩黨摩擦劇烈，而「皖南事變」的發生致使國共兩黨關係走向全面緊張，乃至有全盤對抗的危險。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相繼爆發後，蘇聯自顧不暇，共產國際於是語氣堅決地要求中共緩和與國民黨的關係，以便推動中國一致對外，減輕他們的抗敵壓力。毛澤東以政治家的眼光審時度勢，適時決定對國民黨的關係以和緩為上。

洛陽辦事處是共產黨駐豫的重要派出機構，衛立煌主政時，在大氣候的影響下，與中共關係較為融洽，對「洛辦」的工作網開一面，共產黨各項工作有相當進展。當蔣鼎文接任衛立煌之職後，兩黨的關係已經度過蜜月期，中共中央對「衛去蔣來」高度警惕，幾乎在同一時間電示彭德懷、左權注意：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已經易人，望令袁曉軒率洛陽辦事處大部分工作人員撤回總部。

「洛陽八辦」是三年半以前成立的，一九三八年九月設立時名為「八路軍駐洛陽通訊處」，負

責人為劉向三，次年一月，改稱為「辦事處」，稍後袁曉軒出任處長。「洛陽八辦」是中共設在全國的八個辦事處之一，主要任務是開展統戰工作，宣傳共產黨主張，為中共軍隊輸送人員，動員廣大民眾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所以中共的方針政策均及時指示和傳達到洛陽辦事處。

袁曉軒主動投向國民黨懷抱，使中共工作一度陷入被動，因為袁供出的情況正是共產黨不希望讓國民黨知道的。果不其然，袁向國民黨指供：

一、前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與中共八路軍領導人秘密往來，商談合作，他們之間的多次商談是由他一手安排的。

二、中共在洛陽的秘密黨員以及住址。

三、中共中央目前的政治策略：「打擊頑固力量，爭取中間力量，組織進步力量」；自衛方針是「一打一拉，一拉一打，連拉帶打」；軍事方針是「不准放棄現有陣地一步」，在華北著重「清除異己力量」，在華中著重「鞏固陣地」，「共黨五十萬擴軍計畫，因軍事裝備已超過供給力之飽和點，故其武裝數量上不得不遭此限制」，現在晉冀豫兵力約六萬人，冀察晉兵力約五萬人，山東十萬人左右，熱察約二萬人，察綏約萬餘人，陝甘寧連同地方武裝約七萬人，華中約六萬人。在大後方和國民黨軍隊內部均採取「隱蔽埋伏」的辦法。

袁曉軒聲稱：他於一九三九年冬之後曾兩度向衛立煌表示想要脫離中共，均被衛立煌婉拒，並將他這一動態轉告給中共方面，致使袁曉軒被投毒和跟蹤。

袁曉軒的叛變造成了八十餘名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先後被出賣的惡性事件。¹

1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四六五頁。

不知怎的，自張國燾投奔蔣鼎文得到庇護後，蔣鼎文收容共黨不堅分子還真有一套，除袁曉軒繼之向蔣鼎文自首一事外，他在陝西時還收容了一名共產黨的叛徒。據時任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特派員郭紫峻回憶此事：

西安事變後，鳳翔號鎮「十八集團軍」軍眷區之匪軍警衛隊，均攜自動武器以為護衛……公（蔣鼎文）與宗南先生曾密召紫峻商談數次，難得和平達成任務之辦法。不料在一次赴鳳翔觀察途中，得識該警衛隊隊長，其後在同一列車中暢敘，該隊長密示對公極為傾慕，紫峻即表示可薦彼至行營工作，並保障其安全。該隊長云：「銘公誠信素著，八路軍及雜牌軍隊均知之。我願秘密晉見蔣主任，如其允給保障，即回去將槍械設法帶來西安，並請暗中配合協助」云云。紫峻當日轉陳於公，其後公召見該隊長，並任為行營上校參謀。此事遂順利成功。¹

如果說袁曉軒叛共是蔣鼎文到任不久後的意外收穫，那麼處理國民黨河南專員韋孝儒被暗殺之事則使他頗感棘手，也足以反映出國民黨內部亂象紛呈之一斑。

其時的河南，除日本侵略者佔領黃河以北及控制平漢線信陽之南以外，還被各種勢力所劃分。各種地方不法武裝嘯聚一方，各有自己的地盤，他們抱著有奶便是娘的宗旨，首鼠兩端，窺測方向。李培基的省政府，蔣鼎文的一戰區洛陽總部，湯恩伯的一戰區葉縣副司令長官部，也只是表面上的統一。還有無孔不入的戴笠軍統組織，以或明或暗方式進行滲透、監視，嚴重擾亂黨政軍工作，如

¹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刊印，第九三頁。

戴笠的軍統與湯恩伯原四省邊區總司令部，自一九四〇年起就分別在四省邊界成立「軍委會貨運管理處」和「物資管理處」，操作控制對日偽的物資套購、交易及對蔣管區農副產品的壟斷收購，他們合夥公開貿易，聲勢浩大，長年運送物資的卡車多達一百五十多輛，其間又夾雜著毒品和其他軍需品的走私，從而獲取巨額利潤，使河南省民怨沸騰，特別是一批有政聲的有識之士，他們利用合法的平臺，對此進行猛烈的抨擊。

為此，李培基主持召開河南全省的行政督察專員和縣長會議，蔣鼎文以駐地最高軍事長官名義與會，聽取各位發言。與會人士在談及施政情況難處的同時，對軍品貿易、販毒走私進行憤怒聲討，特別是第十二區督察專員韋孝儒更是慷慨激昂，講話不避鋒芒，矛頭直指軍統的不法行徑，一時輿論譁然。韋的講話引得臺上臺下滿堂喝彩，卻也觸及了軍統的痛處和禁處。

韋孝儒，字品方，一八九〇年出生，河南杞縣人，是一位資深的國民黨人士。先後畢業於開封中州公學、北京中國大學。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後轉入中國國民黨，任河南省支部幹事、臨時黨部執行委員。其後多在豫皖從政施教，歷任修武縣、安陽縣、南陽縣、六安縣縣長等職，一九三七年起又任河南省第二區黨務指導員和行政督察專員。為人仗義執言，頗有些政聲。

韋孝儒直指軍統走私販毒的講話使軍統名譽掃地，與會軍統人士趙理君更是感到無地自容，直欲置韋於死地而後快。趙理君，字麗君，一九〇五年出生，四川蒲江人，黃埔軍校第五期政治科畢業，比戴笠高一級，畢業後又參加中央訓練團特訓班、復興社臨澧村特訓班學習。參加北伐，歷任連長、營長、副團長等職。一九三三年起加入復興社特務處，任情報官、調查股長、偵緝隊長、特務處中校科員等。抗戰爆發後，又任軍統特勤處副處長、行政處少將處長，是一個老牌資深的軍統特務。

對於軍統暗殺韋孝儒一事，尹家民先生曾有文章演繹：

以第一戰區少將編練專員為名的軍統大特務趙理君，因韋扣了他的人又出此言，便動了殺心。晚上，蔣鼎文在長官部行宴會，特為此向韋專員敬了酒。韋喜形於色，喝多了，回到復旦中學住處倒頭就睡去了。半夜聽到有人叫門：「我們是警察局查戶口的，請開門。」韋已清醒，拉開燈，看看自己的副官也起了床，毫無戒備地拉開了門栓。

忽啦一下，闖進四個蒙面大漢，用槍抵著他的胸口，低聲說：「不許動，舉起手來！」副官睡夢初醒，剛去抓槍便被繳了械。韋孝儒慢慢舉起手，說道：「諸位鄉親，冤有頭，債有主，大家要是缺錢花，就請說個數，何苦這樣。」為首的蒙面人冷笑道：「今天我們是來算總帳的！」一聽這話，韋專員全明白了，他衝著窗外大喊，一出門就被守在門口的蒙面人抓住了。四個人被裝上汽車，疾速駛向郊區，最後停在一口枯井旁。這時為首的蒙面人走到韋孝儒面前，嘿嘿一笑：「韋專員，久仰大名，不想在此相見！本人就是督導團別動大隊長曹銀屏。你殺了我們許多弟兄，今天我是來給他們報仇的，這就是你和軍統作對的下場！」

曹銀屏拉掉塞在韋專員嘴裡的毛巾，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你們販毒，國法難容，懲罰是我的職責。」韋專員鎮靜了一下，又說：「我是堂堂督察專員，你們膽敢私刑殺人，觸犯國法！」

曹銀屏用槍口敲打著韋專員的額頭，嗤笑道：「你算個屁！楊杏佛、史量才不比你大，不照樣死在我們手裡……」

韋專員知道沒有什麼希望，看了看其他幾個被綁住的人哀說了句：「此事與他們無關，把他們放了吧。」

「你別作夢了，想留個活口作證呀！」曹銀屏說著，讓人把韋專員架到井邊，舉起鐵錘對準他的後腦勺就是一錘，然後頭朝下推進井裡。隨後，其餘幾個人也被扔下井，用隨車拉來的土把枯井填上。韋專員失蹤的消息，第二天便震驚了整個洛陽城。

這樁暗殺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距蔣鼎文到河南上任才一年三個月時間。韋的突然失蹤使蔣鼎文和李培基極為震驚和憤怒，一個剛剛在大會上振臂直呼、公開發言的政府公職人士，竟莫名其妙地不見了。他們連夜召開政、軍、警、憲、特聯席會議，並限期偵破韋孝儒失蹤一案。然而偵破工作受到意想不到的阻難，臨近限期依然沒有大的進展。

韋孝儒是在河南有聲望的人士，堂堂政府大員竟在開會期間失蹤，且找不出失蹤的原因，生生死死至今不見下落，於是河南各界群情激憤，尤其是大專院校師生，以此為契機，發出對政府強烈抗議之聲，他們集會、罷課、請願，甚至有激進的學生到火車站臥軌，導致隴海線一度不通，影響波及全國。

蔣鼎文和李培基知道此案有蹊蹺，乃通過各自的管道，將此事上報重慶的蔣介石那裡。蔣介石知曉此事後，即派戴笠赴河南，協助破案，並云一旦查實，即對兇手嚴懲不貸。

戴笠一行赴洛陽後，知道蔣、李此前的調查已排除共產黨和仇家暗殺的可能，且將疑點直指軍統特務。

繹：

於是戴笠找來了手下的趙理君和別動大隊長曹銀屏瞭解。對於此事，尹家民先生繼續如下的演

李培基走後，戴笠接見趙、曹二人。本來他倆想好，先在主子面前誣告韋是共產黨，再慢慢道出真情，以求上司保護。誰知李培基搶先否認了韋是共產黨的嫌疑，兩人自己先亂了方寸，站在戴笠面前，一動也不敢動。戴笠來火了：「校長非常生氣，決心懲處兇手，看來韋專員是我黨的老同志是不會錯的。我這次來就是抓破案的，我問你們，這事是不是你手下人幹的？」

趙理君知道事情鬧大了，但事到如今，只有硬著頭皮抵賴：「沒有，我們手下的人絕沒有幹！」趙曾幫戴笠辦過不少凶案，（戴）認為他夠忠誠，也就相信了。

第二天，蔣鼎文和李培基陪同戴笠接見了軍統所屬的各個組織的負責人。戴笠臨走吩咐，一切聽從蔣長官指揮。趙理君暗中叫苦不迭。

戴笠此行對破案依然無實質性的進展。

但蔣、李認為，不破此案不僅難以開展工作，即或對地方百姓也不好交代，所以執著關注此事始終未懈，直到次年三月，一個偶然事件，終使此案人證俱獲，證實確係軍統趙理君派人暗殺。戴笠頓感顏面盡失，為了趙理君不被槍斃，他動用了所有的關係，並向蔣鼎文、湯恩伯、李培基求情，但蔣鼎文等不為所動。戴笠無奈，只得向蔣介石求情，力說趙理君之能幹和功勞，於是蔣介石下令將趙理君收監服刑，一場暗殺風波暫告平息。

收監服刑就有迴旋餘地，戴笠未久就將服刑期的趙理君悄悄釋放，趙自然更俯伏於戴笠。哪知一九四六年三月趙理君與戴笠同在北京飛往南京途中因飛機失事身亡。至於尹家民先生文章中關於趙理君是一九四三年三月被蔣鼎文槍斃在河南的說法，乃是不確的。

三、日軍的「一號戰役」

在日軍的「一號戰役」開打之前，蔣鼎文所在第一戰區曾有兩次較大規模的對日作戰。

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日軍第四次進犯太行山。在太行山中，日軍的機械化優勢無法得到大的發揮，國民黨也學起共產黨軍隊的戰法，與日軍在山地周旋，打起遊擊戰，日軍在軍事上沒有太大的進展，便退往黃河之北。

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三年夏天，由日本華北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坐鎮黃河北岸重鎮新鄉揮。這次日軍動用了三個師團的兵力，分別從豫北、晉南向太行山區進行第五次大規模進犯。這次掃蕩戰，戰況慘烈，參戰雙方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第一戰區的非嫡系中央軍、新五軍軍長孫魁元，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先後被日軍俘虜，副司令馬法五率第三十九師及李振清的一〇六師



一九三九年蔣鼎文為第十戰區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奠基

繼續與日軍周旋於太行山。岡村寧次大舉壓迫，終至豫北太行山區失陷，蔣鼎文命令馬法五的四十軍撤回黃河南岸堅守，日軍又得一城。

自此，中條山、太行山陷入日軍之手，這個天然屏障的喪失，客觀上導致華北日軍前鋒據守黃河沿岸北側，而國民黨據守黃河南岸，兩軍似乎隔河相望，所謂黃河天險就這樣敵與我共，一時之間兩軍未有攻守。

前已述，第一戰區的總司令部設在洛陽，由蔣鼎文鎮守；副總司令部設在葉縣，由湯恩伯鎮守。當時一戰區九個集團軍布防如下：第二十八集團軍李仙洲部、第三十一集團軍王仲廉部守衛於黃河沿岸的鄭州、滎陽及許昌平漢路沿線，黃泛區以西地區；第十九集團軍陳大慶部駐紮在豫南、皖西，兼有防止新四軍之任務；何柱國的第十五集團軍布防於河東、淮北之間，對八路軍亦有重點監視任務；孫蔚如第四集團軍布防於汜水、偃師間；劉茂恩第十四集團軍武庭麟第十五軍部署在孟津；李家鈺第三十六集團軍守衛在新安；馬法五、高樹勳兩軍布防於垣曲迄靈寶線；劉戡兵團在洛陽南部伊川一線。

上述第二十八、三十一、十九集團軍為第一戰區的主力部隊，戰鬥力強，長期受湯恩伯指揮；其餘除劉戡兵團外，多係非主力或雜牌部隊，戰鬥力較弱。這些雜牌部隊主要有楊虎城舊部孫蔚如的第四集團軍，張學良舊部何柱國的第十五集團軍，河南劉茂恩的第十四集團軍之一部，馮玉祥舊部馬法五軍，四川李家鈺第三十六集團軍，河北張蔭梧遊擊隊等，表面看起來兵員眾多，實際情況則非常複雜，背景不一，戰力薄弱，習性相異，懷疑猜忌時有所聞，所以指揮運用頗多掣肘和顧忌。

對這種雜牌部隊的所思所慮，李宗仁深有體會：「這些被視為雜牌軍的將領，一面激於民族爭

生存的義憤，都想和日軍一拼；一面卻顧慮部隊作戰損失之後，不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員的補充，恐還要被申斥作戰不力，甚或撤職查辦，並將其部隊番號撤銷，成為光桿一根，即無以謀生，因此都懷著沉重惶惑的心情。我在日常言談之中得知他們的隱衷甚詳，也引以為憂。」¹

當時一戰區的布防設想，一是確保河防陣地，消耗日軍兵力，以保後方安全。二是相機渡河反攻，會同二、八戰區驅除華北日軍，進而再至東北各省，以取得全域勝利。在守防當中，如日軍進犯，則乘敵半渡而殲擊；如敵渡過黃河，則依托既設陣地，逐次抵抗進犯，以消耗其有生力量。事後證明，這種設想類似於紙上談兵，在日本侵略軍洶洶攻勢面前，不要說「相機渡河」、「半渡而殲擊」，即或連「逐次抵抗進犯」也不可能。

時至一九四四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出現重大轉折，蘇聯紅軍給予德國侵略軍以毀滅性打擊，德軍已陷入敗亡境地。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也接連遭到重挫，海上艦船大部分被毀，美軍節節反攻，逐漸控制了海上交通，致使日軍在印尼和新馬地區的幾十萬大軍孤懸一線，有失去與本土聯繫的危險；更重要的是從中國中南基地起飛的盟軍飛機頻頻對日本本土空襲轟炸，致使日軍後方已無寧日，國內人心惶惶，同時又封鎖了海上交通，取得了對中國東南地區的制空權。面對失去的戰略主動，日軍決定孤注一擲，拯救侵入南洋的日軍，摧毀盟軍在華空軍基地，阻止對日本本土的空襲，打通中國大陸南北交通線；並將這一戰役定名為「中國派遣軍第一號作戰計畫」。當時在京漢線上，日軍佔據著黃河北岸路段及河南信陽以南至武漢路段，而這中間的信陽以北至黃河南岸的京漢線及沿線兩側之地為第一戰區所控制。這樣的格局使日軍人員、物資運輸無法貫通。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五二九頁。

日軍的戰鬥計畫是這樣的：

第一，作戰目的：擊敗敵軍，占領並確保湘桂、粵漢及京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衝，以摧毀敵空軍之主要基地，制止敵軍空襲帝國本土以及破壞海上交通等企圖，同時摧毀重慶政權繼續抗戰的意圖。

第二，作戰方針：派遣軍於一九四四年春、夏季節，先由華北，繼由武漢地區及華南地區分別發動進攻。擊潰敵軍，尤其中央軍，並先後將黃河以南、京漢鐵路南部及湘桂、粵漢鐵路沿線之要地分別予以占領並確保之。

第三，作戰指導要領：

一、於四月下旬，以華北方面軍由黃河岸京漢線地區發動攻勢、擊潰敵軍，尤其是第一戰區的部隊，將京漢鐵路南部沿線要衝占領並確保之。

二、命第十一軍及第十三軍各一部分，策應支援華北方面軍的作戰。

三、主要作戰期限預定約一個半月。

四、作戰兵力：第十二軍（第三十七、第六十五、第一一〇師團、坦克第三師團、獨立混成第七旅團、獨立步兵第九旅團、騎兵第四旅團）；第一軍一部分曰第十一軍（獨立步兵第十一旅團之主力）；第十三軍（第六十五師團長指揮之第六十五、第六十四旅團各四個大隊）；航空軍一部分。¹

¹ 姜克夫：《民國軍事史略稿》第三卷下冊，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版，第六八七—六八八頁。

「一號作戰計畫」就作戰區域說來，北起豫境，南至廣西；作戰規模涉及面之廣，超過了日軍侵華以來的紀錄。其作戰重心則是湘桂之境，而打通占領京（平）漢線則是進行湘桂之戰的必經環節。這一步不成功，其他就無從談起。為此，日軍進行了精心部署，並於一九四四年四月上旬將部隊集結於新鄉、開封地區，環環相扣地完成了作戰準備。

與此同時，日軍還做了另一手精心準備，派遣大批訓練有素的間諜深入黃河南岸，偵探國民黨軍的軍事設施，同時意外獲悉蔣鼎文、湯恩伯嚴重不和。日軍見有機可乘，乃印製了大量傳單，在社會上廣泛醜化蔣、湯二人。一方面說湯搜刮民脂民膏，大走軍火生意發財；一方面到處張貼蔣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著滿袋鈔票的宣傳畫，甚而用飛機在空中廣為散發，大打心理戰，離間軍心，這一招也著實厲害。

河南戰役從日軍進攻中牟開始，至靈寶會戰結束，大致可分成四個階段。¹

第一階段，日軍突破黃河防線，時間約為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

四月十八日，日軍第三十七師團和獨立混成旅第七旅團在開封與鄭州之間的中牟突然發起進攻；河防守軍劉昌義的第十五軍未作過多抵抗，便不支而退，日軍一部突入鄭州城，而主力分別攻向郭店和新鄭。

次日起，日軍一一〇師團等部，六十二師團在飛機大炮的密集轟炸配合下，攻占鄭州北部邙山陣地和滎陽霸王城，守軍吳紹周部放棄鄭州而退卻。

四天之內，日軍連陷滎陽、新鄭、密縣。

¹ 郭予慶認為河南戰役分三個階段，頗有見地，此有引用，參見《中州學刊》一九八四年第五期。

第二階段，日軍占領許昌，向洛陽迂迴作戰，包圍並擊潰湯恩伯主力，時間約為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九日。

日軍第三十七師團、獨立混成第七旅團於四月三十日向許昌發起攻擊，許昌守軍呂公良率二十九師頑強抵抗，激戰竟日，師長呂公良陣亡。

日軍在占領許昌以後，決定集中各部向洛陽方向迂迴前進。日軍分別於五月三日占領襄城、禹縣（今禹州），次日佔領臨汝（今汝州），並對湯恩伯的主力部隊六萬餘人形成東起禹縣、西至臨汝、南自郟縣、北到登封的一個包圍圈，此舉意圖全殲湯恩伯主力，在包圍圈不斷縮小的情況下，湯部沒作過多抵抗，便突圍而逃，其中王仲廉、石覺、馬勵武等各部失去控制，陷入混亂潰逃狀態，湯部從臨汝南、北兩端越過葉（縣）洛（陽）公路，逃入登封山區，才使日軍機械化部隊無法施展火力，湯部主力免遭全殲。與此同時，賀粹之的第十二軍亦從寶豐退至魯山，僅僅四天時間，日軍就占領了登封、襄城、禹縣、寶豐、葉縣。

日軍在佔領許昌的同時，沿京漢線向南推進；而從信陽北上的日軍則從南向北進發，兩路日軍在確山會師，於是京漢線被貫通。

第三階段，日軍發動洛河河谷追擊戰並攻佔洛陽，擊潰蔣鼎文部隊，時間約在五月九日至五月二十七日。

日軍對湯恩伯主力實施包圍之時，其一部在占領臨汝後即向洛陽進逼；當日軍主力在擊敗湯部主力以後，亦集中部隊向洛陽壓來，這時從隴海線上日軍第九旅團東向直撲洛陽，與此同時，山西境內的第三旅團第五十九旅從垣曲渡過黃河，北向進逼洛陽。洛陽已陷入東、南、北三向的包圍進

攻之中。

湯恩伯主力如此不堪一擊，日軍如此快速進展，確使蔣鼎文猝不及防。原來，當聞報日軍在中牟集結，軍運頻繁，有渡河進犯企圖之時，蔣鼎文急忙在洛陽召開軍團長以上主官參加的軍事會議，商討用什麼樣的方式阻擊日軍南侵黃河。湯恩伯在會上發言滔滔不絕，似乎成竹在胸：「蔣長官，你放心，根據我多年來對日軍作戰的經驗，我立刻返防部署，待敵人過河以後，我們包圍殲滅它。」見戰區內主力長官湯恩伯如此信心滿懷，蔣鼎文當即在會上表態：「好，湯副長官，我們軍人一言九鼎，說一句話就要算數，我相信你。」¹蔣、湯仍按原分工部署，湯恩伯在葉縣，負責前方指揮主力作戰；蔣鼎文坐鎮洛陽統籌協調各雜牌軍迎敵。

戰局已經發展到如此不利局面，只有面對現實。為免大部隊被殲滅，蔣鼎文讓劉茂恩所屬武庭麟部第十五軍兩個師及十四軍之九十四師守洛陽，自己率總部從洛陽西退至新安，南撤至宜陽，再沿洛陽西撤至洛寧、盧氏。

到達盧氏後，蔣鼎文數電召湯恩伯來見。當湯來見時，垂手而立，神情萎靡。蔣鼎文語調高亢，非常激動：「湯副長官，這次中原戰事失敗，由我負全部責任，槍斃殺頭是我蔣鼎文的事，我看敵人還要西進，你快回前方部署指揮，我自然要到重慶去自咎的。」湯恩伯從未見蔣鼎文對他發過如此大的火氣，便不由自主地肅立顫抖：「是，是。」湯最怕的是蔣鼎文發起諸暨牛脾氣來，對他施行先斬後奏。²因為蔣鼎文有理由、有資格這樣做。按照當時的防守區域分工和部隊統制，湯無疑

1 蔣千城：《蔣上將軍鼎文生前秘辛》，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

2 蔣千城：《蔣上將軍鼎文生前秘辛》，臺灣《諸暨同鄉通訊》第二〇期。

要承擔戰敗的主要責任。

然湯恩伯再也組織不起部隊的有效抵抗。

日軍在占領新安後，於五月十四日起從東、西、南三面包圍洛陽，暫時圍而不攻；同時以主力部隊分別從宜陽——洛寧——盧氏一線的洛河河谷及伊川——嵩縣——潭頭一線向蔣鼎文部追擊，日軍在五月二十日占領盧氏。蔣鼎文和湯恩伯經盧氏和欒川逃至豫陝邊境閿鄉（今屬靈寶市）、靈寶之伏牛山區；先前原準備在洛陽附近會戰的孫蔚如、李家鈺、高樹勳部十多萬部隊也相率逃往伏牛山區。

日軍於五月十九日對洛陽發起總攻，守軍據死抵抗，與日軍進行街巷爭奪戰，日軍動用飛機、坦克、大炮和毒氣攻擊，至二十七日，洛陽陷落。

至此，日軍攻占了黃河南岸和京漢線兩側大片區域，日軍打通京漢線的目的基本達到。

第四階段，國民黨軍與日軍在陝縣僵持，至反攻，日軍退至洛陽固守，時間約為五月底至六月中旬。

五月下旬，日軍前鋒逼至陝縣，與退據於此的中國守軍形成相持。為防止日軍進入陝西，奪回河南失去的土地，蔣介石於五月二十七日電令第一、五、八戰區準備反攻。根據蔣介石指令，第八戰區派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團軍率部入豫西，與原在此區域的一戰區馬法五軍約三個師，及劉戡所率三十六集團軍（劉繼任李家鈺職）在靈寶集結，由李延年統一指揮兩戰區部隊抗敵，同時授以李對師長以下戰場處理之特權，在堅決阻擊日軍西進的同時，適時奪回豫境之失地。日軍亦針鋒相對，在鞏固河南已占區域的同時，企圖由潼關入陝，以給國民黨軍致命打擊。

如此一來，雙方在陝縣、閿鄉、靈寶之線又激烈交戰。戰至六月十三日，日軍攻勢猛烈，然亦未果，西進受阻。日軍大本營其時兵力調度困難，乃在此抽兵力南下入湘桂作戰，不得已從靈寶前線漸次撤軍向洛陽方向退守，從山西入豫作戰之日軍也退回原防地，攻防易位，李延年率部趁勢反擊，至十五日，日軍退回洛陽，至此，靈寶攻防戰役結束。這一戰挽回了河南戰役開戰以來節節敗退的頹勢，穩定了豫西戰局，可謂是一場難得的勝利。

四、遺書終未釀成真

這場攻防戰役，在豫經營多年的湯恩伯中央軍主力部隊如此不堪日軍一擊，這是蔣鼎文所沒有想到的，保衛河南西部的任務已然落在蔣鼎文所指揮的雜牌軍身上。由於湯恩伯所部在臨汝、郟縣之間未能有效打擊、遲滯日軍前進，致使日本裝甲兵和騎兵用五天時間就進至洛陽南部；另一方面，蔣鼎文為支援湯恩伯擬在禹縣地區與日軍的決戰，還要將第八戰區調來增援的陳瑞河第九軍、謝輔三第四軍，南下登封、臨汝間，接替原王仲廉集團軍的防務，作戰的主力部隊反而要雜牌軍去支撐了。蔣鼎文將武庭麟的十五軍部署於洛陽西北，劉戡的十四軍和謝輔三、高樹勳一部設防在洛陽之南、龍門至伊川、嵩縣之間。奈防守的兵力尚未到達陣地，日軍便快馬殺到，五月四日就占領洛陽南部地區。

按照蔣介石指示，蔣鼎文率一戰區長官部退出洛陽，為阻止日軍，便將洛陽橋炸毀，然後撤至新安，再沿洛河向豫陝一帶撤走。蔣鼎文同時讓武、劉二部依託洛陽堅固工事據守，再集結孫蔚如、李家鈺、馬法五、高樹勳部，從澠池北起沿洛陽河右岸建立起一道防線。

當時蔣介石對這場戰役的指導思想是以洛陽城黏吸住日軍主力，然後再集中一、八兩戰區主力在豫西、陝縣一帶與日軍決戰。

日軍內部也產生了不同的意見，東條英機和岡村寧次認為，應快速攻下豫之省府洛陽，給國內人心浮動、敗象已呈的政界、軍界提氣壯膽，這多是從政治角度考慮；而日軍主力部隊第十二軍司令內山則認為，應對洛陽圍而不攻，先集結主力沿洛河追擊蔣、湯主力，等蔣、湯兩軍喪失戰鬥力後，再反過來攻占洛陽。日軍大本營經過會商，認為從軍事角度講，內山的意見是正確的，於是同意內山的安排，並加派了第一軍的一個師團、一個旅團，從山西垣曲北跨黃河入豫境，支援內山作戰；同時抽掉另一日軍菊兵團，代替圍攻洛陽的內山十二軍之一部，讓內山的十二軍和吉本第一軍合力追擊蔣鼎文所部。

可怕的是，遠在重慶的蔣介石並不真正瞭解河南湯恩伯部的真實情況，最大原因是蔣被湯朦騙了。開戰以後，湯恩伯和作戰部隊未幾便相脫離，然每日仍以捏造的戰果向蔣介石「報捷」，致使蔣介石誤以為湯還能集結部隊，猶可會戰。蔣於是在五月十三日命令蔣鼎文，說湯兵團已到達洛陽西南宜陽、韓城一帶，並讓劉戡、趙壽山率部配合湯兵團進攻洛陽西南之日軍。實際上湯恩伯偌大的兵團只有四個營的兵力到達韓城。當劉、趙兩軍以此命令展開運動時，湯部區四個營已被日軍擊潰。一個缺口打開，百個缺口迅速出現，在此危急關頭，蔣鼎文已顧不得會戰要求，一方面將實情報告蔣介石，一方面令劉戡、趙壽山、孫蔚如、李家鈺、高樹勳交替掩護，向豫西陝南退去。其時的雜牌軍已無戰鬥力可言，即或湯部第二十八集團軍和第三十一集團軍全瑛第九十一師亦抗蔣鼎文之命不固守阻敵，兀自逃去，蔣鼎文再也組織不起一道有效的防線。各部紛紛撤向閿鄉、靈寶、陝

縣，至五月二十一日，由川軍組成的第三十六集團軍李家鈺總部在陝縣南部與追擊的日軍遭遇，經過激戰，總司令李家鈺陣亡，為民族抗戰而光榮。西撤各部終利用崤山之險，阻滯了日軍的西進。

對西撤的過程，蔣鼎文的隨從參謀田榮植曾有回憶文章發表：

當戰火接近洛陽袁蔣長官坐鎮不驚，敵機之空襲無時或停，各項重要會議均在夜間舉行，數日來通宵以電話指揮各部隊作戰行動，廢寢忘食，片刻無暇，其夫人由西安打來長途電話袁輒置之不聽，有時告其夫人，願為職責盡忠，勿以安危為念。委員長蔣公雖數度電話令飭向預定指揮所盧氏轉進，長官猶不肯離去，迨已聞炮聲隆隆，槍聲戛戛，始在幕僚一再催促下搭車星夜赴新安，指揮李總司令固守函谷關，阻敵西犯。枵腹巡視宜陽四十師防務，檢查工事構築情形，對李振清師長勉勵有加，諄諄告以戰守要略，乃經洛寧轉往盧氏，途中大雨傾盆，洛水陡漲，車輛人馬無法徒涉，夜暗沿山路行進，崎嶇曲折，坡陡路滑，伸手不見五指，漆黑一片，炮聲震耳，失足落入深谷者大有人在。我將淋濕軍毯衣物拋棄，背負作戰地圖、機密資料緊隨長官跟進，每到一地休息，長官即展開地圖研究情況，屢派參謀向前線部隊聯絡傳遞命令，更與重慶軍令部保持密切聯繫，有時逕向何敬公部長報告情況。¹

蔣鼎文的一戰區司令部撤走的線路為新安、宜陽、洛寧、盧氏、閿鄉、靈寶，途中幾次受日軍追逼，險被日軍圍殲。掩護其後撤的主要是李振清的一〇六師和預八師一部。在洛寧長水鎮，蔣鼎

1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印行，第一〇六一—一〇七頁。

文長官部遭到了日軍藤田騎兵旅團的包圍，蔣鼎文即令參謀長董英斌率警衛部隊突騎而出，終將日軍注意力吸引過去，一戰區主官一行才得脫身。其時受包圍的一戰區參謀處長秦修好曾回憶此次驚險經過：

豫西長水鎮一役，（蔣）長官部及所率直屬部隊被敵包圍，若非董（英斌）參謀長之明智果決，余等必被殲滅或被俘無疑。¹

當蔣鼎文的長官部退入闖鄉後，日軍依然緊追不捨。五月二十六日，蔣鼎文命所部在該縣官莊堅守迎敵，認為已退無可退，軍人裹屍沙場的歸宿來臨，必與日軍決一死戰也。是日，蔣鼎文在官莊臨時戰鬥指揮所給其夫人蔡文媛、胞弟蔣鼎五寫了一封絕命家書，作了最後的交代。書云：

賢妻、胞弟均鑒：（我）嘗盡了空前苦力，於大局無補，恐我過去所流血汗，盡付東流。念國運艱難，惟有仰天痛哭而已。我早已以身許國，且為職責所在，一息尚存，當與暴敵拼，不然，亦惟有一死以謝國人。人生幾十年，免不了一死，生死關頭，我一定認得清楚，望勿以我為念。家庭事希精誠處理，兒女輩尤望善為教育，則我雖死無遺憾矣。意梵兒女，望如我之兒女，善為照拂，至禱。不盡欲言，祝前途安康。²

1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印行，第一〇二頁。

2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印行，第七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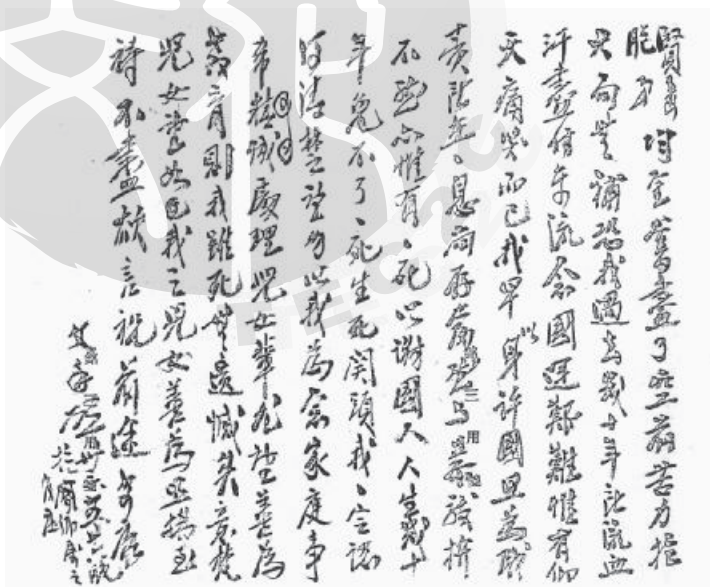
家書中無奈、歉疚、酸楚、委屈，欲言難盡；國運危急之時，軍人的本色，生死存亡關頭，職責之所賦，亦一覽無遺。函中「意梵」即其小學時結義的八兄弟之一黃懿凡，長期隨其從軍，後抱病逝世。在生死關頭所寫「遺書」中依然不忘囑託教養義弟之子女，也可見蔣鼎文俠義肝腸之一斑。

這封戰場遺書顯是蔣鼎文以身許國，抗日到底的一抹悲壯亮色。

五、與湯恩伯同道不相謀

蔣鼎文和湯恩伯都是蔣介石手下的重要嫡系將領，都是浙江人，都是反共的急先鋒，都是抗日的鬥士，都為民族生存流血流汗乃至性命相搏，所區別的是一個至終保持軍人本色，一個從軍人向政客迅速轉化，走入了玩弄政治之非軍人化之道。

湯恩伯，浙江武義下湯村人，一九〇〇年出生，原名湯寄法，為感恩時任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資助其赴日留學之情，改名湯恩伯，寓陳是他的「恩師叔伯」之意。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晚蔣鼎文河南戰場絕命家書影印件

一九二六年，湯恩伯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又投入陳儀浙軍第一師，任連長和少校參謀。陳儀率部向北伐軍投誠，被改編為國民革命第十九軍，湯恩伯隨陳儀起義，並升任為中校副團長。

未幾，經陳儀向蔣介石推薦，湯恩伯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中校參謀，後應張治中之邀，任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上校大隊長，其時蔣介石兼任校長，張治中任教育長。自此開始，湯恩伯經常以遞呈「手本」的形式取悅蔣校長。湯的「煞費苦心，勤寫奏本」終得回報，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湯升任軍校教育處副處長。中原大戰激戰正酣，張治中出面組建教導第二師，張任師長，湯被任命為第一旅少將旅長，湯從此進入蔣介石嫡系將領行列。一九三一年春，湯在第二師師長任上遭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部擊潰，被蔣介石撤職處分，次年戴罪立功，出任八十九師師長。據說，蔣介石原定陳明仁出任該師師長，但湯得悉後，運用各種手段，通過第三師師長陳繼承（陳明仁其時屬陳繼承領導，二陳有矛盾）的活動，終於謀得此位。

閩變和第五次圍剿期間，湯任第十縱隊總指揮，歸屬蔣鼎文指揮。一九三五年四月，湯授中將軍銜。其後，湯部改編為第十三軍，下轄第四、第八十九兩個師，湯任軍長兼職第四師師長，王仲廉任八十九師師長。湯以十三軍為基礎，編織網路，搜羅人才，王仲廉、吳紹周、張雪中、陳大慶、石覺、馬勵武等長期追隨他，成為他軍事集團的重要軍事骨幹。

抗戰開始後，湯軍編屬第二戰區（司令閻錫山）第七集團軍（司令傅作義）序列，在南口防禦戰中，湯的軍人血性猶在，和其他友軍並力抗敵，所部付出了慘重的傷亡，悲壯可泣，湯的聲名隨之響亮。戰後，湯部歸屬第五戰區李宗仁司令官指揮，在台兒莊戰役中，不知何故，湯不聽上級指揮的非軍人作風開始發酵，致屢失戰機。李宗仁對湯抗命不從有嚴辭回憶：「我嚴令湯恩伯軍團迅

速南下，夾擊敵軍。三令五申之後，湯軍團仍在姑婆山區逡巡不進。最後我訓誡湯軍團長說，如再不聽軍令，致誤戎機，當照韓復榘前例嚴辦，湯軍團才全師南下。」¹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湯恩伯奉蔣介石之命，出任「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司令兼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一方面嚴防共產黨擴張，一方面也為抗日蓄積力量。湯似乎找到了「天高皇帝遠」、「路多無人管」的一方寶地，政治野心急劇膨脹，他要做的實力為後盾的「中原王」，由此開始肆意擴軍，即使魚龍混雜，也無所顧忌。據長期在湯部任職、時為四省邊區總司令部整訓委員會副主任（湯為主任）的吳紹周回憶，「湯恩伯集團在全盛時期，實擁大軍六十餘萬人」²。湯亦步亦趨仿效當地古人曹操的做派，且絲毫不作收斂。難怪連野心勃勃的戴笠也看不下去了，「胡宗南在關中要學左宗棠做『西北王』，沒有料到湯恩伯做了『中原王』還不滿足，竟學起曹操來了。我勸他英雄本色是應該有大志的，但功高蓋主決無善終之理。」³想不到幾年以後，戴笠的話竟一語成讖。

龐大的軍隊需要龐大的開支，湯恩伯除中央政府撥給必備的軍費外，其他費用都是通過經商走私籌措，如此一來，中飽私囊就不可避免。如湯的胞弟湯克仁在出任漯河兵工廠廠長的同时，又吞併雜牌軍的兵工廠，且所用經費不受限制，軍需處長又讓同鄉陳銘勳出任。戰時軍人經商會有各種名目作掩護，實則是為所欲為，輪番往返，市利千倍。這些公開的不法行徑，與當地民眾造成了不可調和的尖銳對立。

時任軍委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到河南視察，湯恩伯前去迎接，「馮玉祥突然站定，一本正經地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五四八頁。

2 吳紹周：《湯恩伯述略》，《中華文史資料庫》第九卷，第六七二頁。

3 轉引朱建法：《民國上將湯恩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一九頁。

連聲對湯說：『恭喜發財，恭賀湯將軍發財！』眾目睽睽之下，湯面紅耳赤，不知所措」¹。作為平地起家的馮玉祥，對其中的貓膩洞若觀火，馮的冷嘲熱諷實為一針見血。

對於雜牌軍的吞併，湯先以封官許爵招徠，一當部隊整編入序後，即下手清洗，主要手法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兩種，一種是陸續調走骨幹，架空領頭人物，使其無法開展工作，只有掛冠而去；另一種是由上而下，將高級主管層層往下清洗，使下面的骨幹不寒而慄。湯還對雜牌軍竭盡歧視排擠之能事，即使是穿著軍裝，也要區分，「我們在軍中看到身著草綠色服裝的部隊，便知是雜牌隊伍。至於湯的基本隊伍，則一向是著草黃色軍服」²。

在軍風軍紀上，湯恩伯一方面是驕悍狂縱，一方面是殺戮無度。李宗仁對這位幾度受他指揮過的將領有深刻的瞭解，他曾有專題評述：

湯恩伯的最大缺點，還是他的治軍無法度，軍紀廢弛。湯軍藉口防諜，凡所駐紮的村落，除老弱婦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離村往別處寄宿。村中細軟、糧食、牲口也不許外運。壯年人既去，則婦女、財產便一任駐軍支配了。以故湯軍過處，民怨沸騰。後來河南人民有句反湯的口號說：「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據我所知，這並不是對湯軍的過分誣蔑之辭。

李宗仁列舉了他指揮的隨棗會戰後，湯部軍紀紊亂之事例：

1 轉引朱建法：《民國上將湯恩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〇四頁。

2 吳紹周：《湯恩伯述略》，《中華文史資料庫》第九卷，第六七三—六七四頁。

隨棗戰後，湯軍五個師仍奉命駐於桐柏山一帶，所占村落之多可以想見，以故駐地被攪得雞犬不寧。當地居民乃央請該地區專員石毓靈來請求我下一道命令，整肅軍紀，以禁湯部擾民。在石專員訴苦之後，我便坦白地對他說，關於整肅軍紀的命令，我已不知下過多少道。不過對湯恩伯的軍隊，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無益處……

後來石專員又告訴我一個他目擊的故事：某次湯恩伯要石專員一起去視察防地。當地有一位老舉人，年約八十多歲，長髯拂胸，扶了一支拐杖，求見湯總司令。湯傳見後，這老丈便對恩伯說：湯將軍，我久仰大名，你在南口英勇殺敵時，全國對你真是敬若神明。但是我們老百姓實在沒想到你部隊的紀律是如此之壞。我癡生八十餘年，熟讀古書，遜清時代也還有個功名，從未聽說過一支部隊軍紀廢弛到如此地步，而還可以殺敵致果的。言談之間，分明對恩伯以前抗日的英名表示懷疑。這老者年紀既已八十多歲，又是一位舉人，湯恩伯奈何他不得，只好說：「請批評！請批評！」這老人便毫無隱諱地將湯軍如何占領村落、驅逐人民的事實和盤托出，語調甚為激動，說完也不管湯恩伯的反應如何哀便拂袖而去。

湯恩伯聽了一番教訓之後，頗覺難為情，連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並立刻約石專員一同去各村巡視。所見實情，較諸該老者所言有過之無不及。恩伯便把駐軍的三位連長叫來，問他們當地老百姓去哪裡了。三位連長回說：「因為防諜，都按照本軍慣例，不許老百姓住在村內。」

恩伯聞言大怒，便吩咐將這三位連長綁起來，立刻推出村外，竟把這三個連長槍斃了。這種一怒殺人的作法，簡直是發瘋。他受了那老舉人的氣，便殺幾個部下出來出氣。事實上，他全軍

皆是如此做法，相沿已久，今殺此三人，對軍紀並無改進，這就是湯恩伯的作風。¹

湯恩伯部草菅人命歷來如此，對這，國民黨老資格的萬耀煌將軍也有清晰的回憶：

（一九三三年）元月五日袁總指揮衛立煌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由湯恩伯率領第三師及八十三師先剿黃安的七里、紫雲兩道共軍老巢，並由第十三師在西，第三十師在東，分頭堵剿。展開一百里寬，四五里縱深，區分三線前進，士兵一手拿槍，一手持火把，見房即燒，遇共即殺，這樣的搜山進剿，只見漫山遍野的煙火……湯恩伯第二次又去，格外的不像話。湯嗜殺，有一次抓了六百多人，不立刻就殺死了一百二十多人。²

「湯屠夫」名聲遠揚，婦孺都知，當家中小孩啼哭不止時，大人只要說一聲「湯恩伯來了」，哭聲便戛然而停。

湯恩伯熱衷政治，對擴充地盤、擴充軍事實力不遺餘力。對如何揚名立萬，則邯鄲學步，效法古人，甚或過之。當蔣鼎文到河南出任第一戰區司令之職時，湯部儼然形成一個軍事集團，「中原王」也僅差黃袍加身。此時湯恩伯額頭向天，除了蔣介石，已很難有人指揮他。

為抵禦日軍的侵略，湯恩伯曾開挖一條深溝防禦工事，這條壕溝，西起鄭州，東至洛陽，再向

1 《李宗仁回憶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五七九—五八〇頁。

2 《萬耀煌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二三三—二三四頁。

南折至周口，鞏衛其副長官部所在葉縣之地，長達千餘公里。對於這項國防工事，湯獨斷專行，未經論證便開挖，蔣鼎文幾番力勸也不聽從，湯依然我行我素，投入大量財力人力。於是蔣鼎文公開說：「有人想學隋煬帝，在河南開掘千里邗溝，而名之曰『國防工事』。我看現代戰爭中，完全無此必要，應該立即停止。」¹這種公開責難方式固然值得商榷，然湯恩伯不但未有所檢討，反而意氣用事，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日夜趕工，至一九四四年四月日軍大舉進攻時，這防禦壕溝依然未挖好。不要說未挖好，即使開掘完成，日軍一鋪上鋼板，戰車坦克就像在平地一樣通過，毫無阻攔作用，事後的實戰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湯恩伯這一級別的高級將領不可能對現代軍事一無所知，他內心當然清楚這種人工開挖的淺溝狹槽是阻擋不了日軍的機械化部隊的。湯是希望留下英名的人，他崇拜曹操，崇拜隋煬帝，他這樣做或許是想留下一道刻上「湯記」的邗溝給後世膜拜呢！

大敵當前，如此剛愎自用、勞民傷財且不說，更可怕的是將帥不和及軍事常識缺乏等問題，都公開暴露在不入的日軍間諜面前，所以日軍以此為契機，做足了文章，且確也達到了效果，對這，下文還會提到。

蔣鼎文似乎不太懂當時的政治權謀，缺點宏謀遠圖之志，且不事張揚，甚而有點迂腐，他崇尚儒家式的至情至性至孝，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公然說「公知我不諳政治，不喜政治」，對上遵循「受令式」而不是爭取式，即或蔣介石幾次讓他出任更高職務，他能推則推，三番四次復不受；由此前推幾年，如當年讓他任武漢行營主任，他舉薦了何成濬；讓他擔任方面軍總指揮，他薦夏斗寅出任；讓他擔當東路軍總司令，他認為東路軍可不必設，讓顧祝同的北路軍多設幾個前敵總司令即可；讓

¹ 轉引朱連法：《民國上將湯恩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一四頁。

他兼任陝西省主席，他又力辭，迭請蔣介石委張群出任最好；讓他第一戰區司令、河南省主席一肩挑時，他又推說李培基省主席做得好好的，何必去取代他，並以「李主席在河南一切很好」回電堅辭。¹顧祝同謂蔣鼎文是「不忤、不求、不矜、不伐」之人。

蔣鼎文認為軍隊是國家的，反對軍隊地盤化、山頭化，而不是某個軍人的。毋庸諱言，蔣鼎文原來光大的第一師，一手創立的第九師都是國民黨軍的善戰之師，也是他的基本部隊，但當一九三二年蔣鼎文保薦已調離第二軍的李延年出任第九師師長時，頗出乎時人意料。在蔣鼎文看來，他是舉賢任能，而並非一定要在第二軍內提拔。為此，蔣鼎文還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內云：

今後的第九師，如奉鈞座命令，則無論任何人都可以指揮，如無鈞座之命，即文（指蔣鼎文）亦不能指揮。²

在交接的同時，蔣鼎文移交第九師公積金二十五萬餘銀元，按照當時軍界評說，有這樣多的公積金移交給下任，實為罕見。

蔣鼎文離開福建後，再未執掌過其基本部隊，也再未發展培植過聽命於他的軍隊勢力。故而在後來的書籍記載中多見「陳誠系」、「胡宗南系」、「湯恩伯系」等等，而未見有「蔣鼎文系」之類文字。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五九頁。

²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印行，第一三八頁。

然蔣鼎文這樣循規蹈矩，在紛紛亂世之中統軍率兵，實是「落伍」了。

其時的中國，不但各主要政黨設法發展軍事武裝，即或地方實力派也暗中擴充，尤其是抗戰以後，國民黨內不少軍事將領，一旦成為一方諸侯，就打著防共抗日的幌子，招兵買馬，吞併地方武裝，把雜牌軍隊歸納屬下，保薦自己的親朋鄉友出任要職，實力至上，毫無商量。如資歷與蔣鼎文同輩的陳誠，比他小一輩的胡宗南，都乘機擁兵自重，他們對時下的勢道都比蔣鼎文看得清楚。至於湯恩伯，更是「後浪推前浪」，在短短的三四年時間內，一個軍長級別的將領，在鼎盛時期竟擁有近六十萬人馬，真使各界側目，亦是歷朝歷代、古今中外都未見的畸形現象。

國民黨將領楊伯濤曾有一段話評述陳誠與何應欽、劉峙等人的區別：「陳誠的一切活動，首先是抓兵權和極力發展他個人的軍隊……但是如何應欽、劉峙等人，一旦離開軍師長職務，當上高級指揮官以後，即不再過問部隊的瑣事，與原來所轄的部隊脫離了聯繫，從而就不能再隨心所欲地加以控制，因此他們沒有堅實的基礎。」¹其實這段話可對應蔣鼎文，湯恩伯大肆擴軍是在向陳誠看齊，而蔣則大體類同於何應欽與劉峙的情況。在第一戰區區域內，嫡系與雜牌的對立已非一日，蔣鼎文到任之時，湯已然坐大。照理，論資歷、論軍功、論才幹、論隸屬、論職責，作為一個副職中將不可能不聽從一個正職二級上將的指揮，可湯恩伯不這麼看，他已以擁有多少自己的軍隊、擁有多少實力來度量了。湯認為他手握重兵，而蔣鼎文從陝西一個人赴任，未有基本部隊隨從，只不過是個「空頭司令」而已。湯口頭上常常掛著一句「軍人不帶兵就如魚失水」的話²，這裡的「兵」，

1 楊伯濤：《陳誠軍事集團發展紀實》。

2 諸葛容：《我所知道的湯恩伯》，《浙江文史集粹》，第五二四頁。

就是他自己擁有的「兵」。至於軍人要下級服從上級的法度，不會也無法在其時的湯恩伯心中紮根。職責使然，蔣鼎文也努力團結過湯恩伯，如讓出自己在洛陽的住宅，讓湯到洛陽時住宿；為緩和嫡系與雜牌的對立情緒，他將湯恩伯的親信張雪中調到長官司令部出任政治部主任，以加強兩個司令部之間的溝通和主力、雜牌之間的交往等等。

蔣鼎文這個一戰區司令長官不好當，這點在日軍「一號戰役」沒有開打之前湯恩伯也心知肚明，如湯的參謀長吳紹周說：

蔣鼎文當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時，除指揮孫連仲、孫桐萱、李家鈺、龐炳勳等雜牌部隊外，自己並無可靠的基本軍，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湯恩伯這個集團。他在中原戰場上，與其說是拉攏孫桐萱、龐炳勳等孤立湯恩伯，毋寧說是團結湯恩伯以對付孫、龐，這是蔣鼎文當時所處形勢的必然決定。¹

然湯恩伯怎能團結得了，他我行我素作風之形成已非一朝一夕，即或連軍情上報，湯也要越級，「湯發出的電文，除一般的事務向國防部聯繫外，餘均直接向蔣介石請示，這曾引起國防部不少責難」²。一個中將狂傲得連國防部都不放在眼裡，而狂傲的資本正是他坐擁重兵之故。

蔣鼎文不是不作出努力，然對緩和嫡系與雜牌之間的矛盾，收效不大，湯獨斷專行依然沒有收

¹ 吳紹周：《湯恩伯述略》，《中華文史資料庫》第九卷，第六七二—六七四頁。

² 吳紹周：《湯恩伯述略》，《中華文史資料庫》第九卷，第六七二—六七四頁。

斂，湯已不是當年對蔣鼎文俯首貼耳的屬下了。蔣鼎文見無法改變內部指揮不能統一的局面，恐影響抗戰大計，乃幾次遞交辭呈，蔣介石均不予批准。其實，作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在現實面前也有難言之隱，對於湯恩伯，他要用，但又不能讓他放縱千里，更不能讓他出任正職，如果連蔣鼎文這樣資深功高的嫡系將領都指揮不了，又有誰能制湯呢？

李宗仁對於蔣、湯之間的矛盾以及其中深層次的原因曾有大段憶述：

湯恩伯在五戰區不服從我，猶有可說，因為我曾經倒過（蔣介石），是蔣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後來被調到第一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同是委員長的心腹，他們又是浙江同鄉，應該相處無間了。誰知在委員長의 慫恿之下，蔣、湯二人竟鬧到不能見面的程度。蔣司令長官召集會議，湯恩伯竟不去參加，甚至蔣鼎文打電話來，湯也不接……

一九四二年，湯恩伯在葉縣防次辦了一所「大學」。開學時，承他邀我前去「訓話」。公務既畢，我找了一個機會和他閒談。我開門見山地問他說：「我聽說你和蔣長官的關係鬧到不能見面的程度，究竟是怎麼回事？」

恩伯說：「蔣長官昏聩糊塗，受左右宵小包圍，對我歧視。」我說：「恩伯兄，論軍界資歷，蔣長官是你老前輩；論私誼，他與你又都是委員長的同鄉。如你們二人尚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誰合作呢？你和蔣長官的摩擦，你縱無過，也是不對，何況你還不一定無過呢！在這大敵當前的局面，你們帥將不和是多麼危險的事呀！本來，你們第一戰區如鬧糟了，我第五戰區還可乘機表現一番。不過就大局說，我希望你們不要鬧意見。」

最後，我一再強調說：「恩伯兄，我比你癡長十來歲，我這番話實在是為你好，希望你能接受！」恩伯聽後很感動，說：「那我就到洛陽去看蔣長官去！」

嗣後不久，我因事與蔣鼎文碰面。我遂問及此事。蔣鼎文說：「你指揮過湯恩伯，他的脾氣你還不知道？他眼睛長在頭頂上，哪瞧得起我們司令長官？他常常去告『御狀』，委員長不知道細，還常常打電話來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為的顧全大局。這個位子，我早就不想幹了。湯恩伯想當長官，讓他去當好了。但是我辭職，委員長又不准……」

接著，他就敘述他辭職不准的道理。鼎文說：「我也有我的長處呀！雜牌部隊不怕我，我還可以指揮他們。可是他們怕湯恩伯，湯恩伯如當了長官，他們恐怕都要跑了。所以這一位子，湯恩伯想幹也幹不了，我辭也辭不了。」

我當然也把湯恩伯在葉縣所說的一番話告訴蔣氏，並說湯恩伯有意到洛陽來看他，希望他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銘三兄，我說「為著大局，我希望你也能相忍為國！」蔣鼎文也很感激我這一番善意的調解。

從這些小事，很可看出湯恩伯是怎樣一個飛揚跋扈、不守法度的人……他生性又是個能說會講，而講過又不算的莽漢子。不僅他的部下對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上「最高當局」的縱容，恩伯就益發不知天高地厚了。終至中原鼎沸、一敗塗地而後已。¹

對於湯恩伯的胡作非為，蔣介石反而縱容庇護他，蔣鼎文也很有看法，在三十多年以後，他還

記得很清楚：

湯恩伯的部隊為石覺的十三軍駐防河南，到處私設關卡，強行收稅，民不堪其擾，河南有一句民謠說：「寧願日本鬼子來燒殺，不要湯恩伯來駐紮」，老百姓對湯恩伯的痛恨可以想知。有一次，湯恩伯在河南一個縣城的大街上走動，軍服不整，佩戴不齊，手持手杖，遇見當地縣長。這位縣長根本不認識湯恩伯，語言不合，發生口角，湯恩伯居然用手杖當街毆打這位縣長，把手杖都打斷了，這種事連當日北洋軍閥都做不出，湯恩伯居然能夠做得出來……湯恩伯在河南私設關卡收稅的事，由於河南民意代表向中央控告，委員長居然說：「我同意湯恩伯在河南收稅的」，對於他的劣行還極力庇護他。

在第一戰區最令我痛心疾首的事，便是中原大會戰中，地方民眾仇恨我們的國軍。民國三十三年中原大戰，日本出動了三千多輛坦克車，在中原開闢地區向國軍展開猛烈進攻。以我們國軍的裝備，當然不能與之正面作戰，乃作戰略的後退，退往伏牛山區。湯恩伯部的十三軍（軍長石覺）軍紀太壞，沿途擾民，河南民性強悍，老百姓差不多都有自衛武器，他們組織起來，對於零星或小股國軍施行突擊。我到了某一地方只帶少數衛士。老百姓的武裝圍了上來，我說：「我是蔣長官，你們為什麼要仇視我呢？」老百姓說：「我們還以為是湯恩伯呢。」老百姓對我那般恭順，那般可愛可敬，如果是湯恩伯，他早就遭殃了，國家的軍隊有如此下場，還談什麼救國救民呢？¹

參加過河南戰役的抗日志士，也是抗戰史專家的黃潤生曾撰文談及湯恩伯被武裝農民繳械經過：湯恩伯在豫中會戰的經歷不光彩。抗戰勝利後，第三戰區一個副參謀長寫的回憶錄中披露，豫中會戰時，湯恩伯從葉縣奉召至洛陽開會。湯開了輛吉普車，帶著無線電臺還有幾個隨從沿洛（陽）葉（縣）公路去洛陽。他怎麼也沒想到，到了伊川縣附近被武裝的農民繳了械，除了槍，車子和無線電臺也被搶走。最後湯恩伯只好帶著隨從步行，四天後才走到洛陽，向蔣鼎文哭訴這離奇的遭遇。在這戰事緊急的四天裡，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王仲廉、二十八集團軍司令李仙洲等高級將領，用無線電臺跟湯長官聯絡不上。蔣鼎文連夜找了一個在嵩縣有勢力的退役副師長，找到並說服那幫農民，把無線電臺要了回來，湯才重新開始指揮作戰。

其實，對於湯恩伯的所作所為，蔣介石並非不知，真諦是「二蔣」看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在這紛紛擾擾的亂世之中，蔣介石對湯已有所失控，甚至有所遷就，他想以「驕縱」來揚「湯」止沸，暫時姑息，對這下文還將談及。如果不是在河南戰役中一觸即潰，湯恩伯的驕悍之氣會日盛一日，手握幾十萬大軍、一味仿效曹操、目空一切的他，真不知會鬧出什麼驚天動地的故事來。

六、蔣介石投鼠忌器

河南敗績把蔣鼎文、湯恩伯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各界要求懲辦蔣、湯，特別是要求嚴懲湯恩伯的呼聲甚盛。河南省臨時參議會公文上書重慶：「豫省作戰，時未閱月，失縣三十餘，蔣（鼎文）長官、湯（恩伯）副長官難辭其責，豫中各軍多湯直轄，似更為甚。」文中歷數湯恩伯四大罪狀：「逃避戰場，聞風潰搶」、「霸佔眾多礦山工廠」、「設卡收費，包運禁品」、「好貪而不練兵，干政

而不愛民」。¹面對憤怒輿情，湯恩伯使出了渾身解數，力保自己的權位不失，特別是當他得知河南省一〇三位參議員聯名簽署「對湯撤職查辦」的彈劾案後，便動用一切關係上下疏通，並願花巨額金錢擺平彈劾事態，其時的他，沒有一絲一毫敢作敢當的軍人氣節。

湯恩伯作為軍人又擅長作秀，人前一套，人後一套，他還兩面三刀獻媚於代表蔣介石前往第一戰區視察瞭解情況的陳誠。而湯當時的一番奉承，似把精明的陳誠也澆得七葷八素，找不著北。陳誠的同鄉知交，也與湯恩伯、蔣鼎文相熟的軍委會中將高參樊崧甫記述了他親身經歷的這樁事情：

湯恩伯在河南戰役，沿途被民眾截擊，潰不成軍，參政會提出彈劾。陳誠胃病稍癒，蔣介石即命陳前往查辦。陳誠後和劉茂恩一起回渝，我去看望，陳對我說：「河南戰場的失敗不能怪恩伯兄，這是蔣銘三（蔣鼎文別號）指揮不當。至於湯做生意，那是報過委員長的，利潤補助軍費。湯對我說：『假使在長官領導下，我不會如此失敗。不幸碰到無能的蔣鼎文長官，我吃虧了。如今好了，你來指揮，就有辦法了。』」我對陳誠說：「恩伯兄這些話，我也聽見他在蔣銘三面前講過，他對蔣說：『我歸李宗仁等吃盡苦頭，如在老長官指揮下，那作戰多麼順利啊！』今天他又給你說這番話了。」陳誠復又談及蔣介石問他對在西安的胡宗南部隊的看法，陳的看法是：「敵兵不西進還好，如打陝西的話，怕比河南更糟糕。」²

1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五四九頁。

2 樊崧甫：《我所知道的陳誠》，《中華文史資料庫》第九卷，第一五七九頁。

可見為了保住位置，湯恩伯連軍人的人格都可以放棄。

當然湯恩伯不是不知道他在這場戰役中應該承擔的責任，特別是在這場戰鬥參與者面前，他自知文過飾非實也無益。每當談到這場戰役時，他往往虛與周旋，巧妙地把同道引向另外一個他們共同關心的話題。

河南戰役後，湯恩伯前往重慶途經西安，同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胡宗南為他設宴洗塵，作陪的有胡的部屬範漢傑、李昆剛、周天謬、顧希平、張大同以及原第一戰區副參謀長、湯的親信萬建蕃等人。胡宗南在席間拋出本次宴會「是為湯先生到重慶餞別，同時借此機會吸取這次中原會戰失敗的教訓。請湯先生報告一下，大家都可提供意見」的議題。

胡、湯貌合神離，遇有機會，或明或暗互相攻訐。湯恩伯新敗，見胡宗南語藏機鋒，以為是在替他的恩師蔣鼎文打抱不平。頓時，酸甜苦辣湧上心頭，於是抱頭痛哭：「中原戰爭失敗之責由我來負，蔣（鼎文）長官雖然拉了我的後腿，我不怪他，怪也來不及了。胡先生要我作報告，我不知從何說起。」

胡宗南沒想到如此一番話就觸到湯的痛處，而湯恩伯的過激反應也讓他頓時尷尬，眾人霎時無語。只見桌上盤箸虛陳，杯酒波漾，氣氛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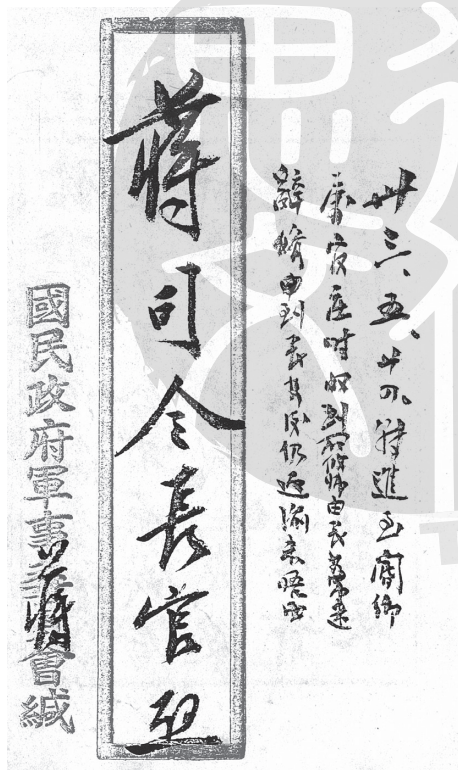
胡宗南忙讓對國際形勢熟稔的周天謬談談盟國抗戰情況以及如何反共等等。氣氛乃趨緩和，湯恩伯也適時接過了話題：「我看中原之敗，失陷在日軍之手不足惜，問題是為共產黨造成了機會……我在四省邊區苦心經營，主要目的是對付共產黨，可惜日軍打碎了我的計劃，這次到重慶，怎麼去

見委員長？」¹說到這裡，湯恩伯似乎還難抑悲痛，又一次放聲慟哭，錢行宴會就以這種別樣的氣氛收場。

然而，湯恩伯到了重慶以後，在蔣介石面前，依然搵「英雄」之淚，依然將失敗之責推向蔣鼎文。當初河南戰役告急時，蔣介石派陳誠去河南瞭解情況，五月十一日，陳誠出行前一天，蔣介石給蔣鼎文寫了一封親筆函，並讓陳誠面交，書云：

銘弟長官勳鑒：前方辛勞至今，中原戰局關係於抗戰之成敗太大，故派辭修前來協助，以補不足。務希不分彼此，共同戮力，期挽危局，是為至盼。余屬辭修面達，不另。順頌戎祉。中正手啟，五月十一日。

陳誠這次既沒有到達河南前線，也沒有將蔣介石這封信函面交，更沒有與蔣鼎文面談，而是在西安時將信交李家鼎轉至，蔣鼎文收到時已是五月二十四日。對此，蔣鼎文有手寫補述於信封正面：民國「卅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蔣中正給蔣鼎文信（一）

¹ 參見朱連法《民國上將湯恩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四〇頁。

三、五、廿四（日）轉進至閭鄉屬官莊時收到（筱師由長安遞來），辭修到長安（西安）後，仍返渝，未晤面」¹。

查陳誠日記載：陳誠於五月十二日下午離渝飛一戰區視察，五時許到西安，十四日到華陰，後到安康，未實履豫境，至二十二日飛返重慶，二十三日向蔣介石彙報考察情況：「一戰區目前危急情勢，非一戰區本身獨力所可挽回，統帥部須發動五、六、九、八各戰區協同行動。」²

至於陳誠為什麼竟敢拂蔣介石之命，不去見蔣鼎文，不去協助他「共挑時艱」，不去協助他「期挽危局」，臺灣方有文章解讀，陳誠玩了「政治家」的花樣，相反卻逼迫蔣介石表態：「蔣長官的位置怎麼辦？」

1 臺灣《蔣鼎文將軍紀念集》，一九七六年印行，第五八頁。

2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五八一頁。

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銘弟長官勳鑒前方
率勞至念中原戰局
因繁務抗戰之成敗
太大致派詳修前
來協助以補不足
務希不分彼此共同
戮力期挽危局是
為至盼盼房詳修
面達不另煩頌
戎社 中正告慰 五月十一日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蔣中正給蔣鼎文信（三）

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銘弟長官勳鑒前方
率勞至念中原戰局
因繁務抗戰之成敗
太大致派詳修前
來協助以補不足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蔣中正給蔣鼎文信（二）

按照陳誠回憶，其時蔣介石已有讓陳誠接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及兼河南省主席之意。

至二十五日，陳誠再飛赴安康，三十日到達南陽，下榻第二集團軍總部。六月一日，陳誠與湯恩伯相見於西峽口，陳誠記述相見時情形：「始得晤見湯恩伯，渠面有愧色，對此次豫戰失利深自謙抑，亦殊難得。」¹七月三日，蔣介石擬定陳誠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任冀察戰區總司令，並於七月十四日頒發任命。

豫戰失利後，朝野上下都要求追究戰場指揮官的責任，湯恩伯得知後，唯恐前程受阻，便到處走門路，並讓夫人王竟白以及親信葛天在重慶專門組織班子活動，通過邵力子、雷震、吳鐵城向上請托，同時力阻豫籍眾議員彈劾湯恩伯之文案提出。

蔣介石經過一番考慮後，採取了政治家慣用的兩面手法。蔣介石在七月二十一日舉行的整軍預備會上發表了《對於整軍各案之訓示》的長篇講話，在會上，他列舉了湯恩伯部在中原會戰中的種種腐敗行為，認為湯部到了不是被民眾包圍繳械，就是被民眾殺死的地步。蔣介石說，湯恩伯「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只為外國人看不起」²。似乎罪不可恕。

可是蔣介石又為再用湯恩伯留下活絡的話語：「中央決定慎重處理這個問題。」³而蔣鼎文則相反，他像老僧入定，赴重慶坐等處分。在蔣鼎文看來，這個時候對他的撤職處分實是心靈的解脫，他不願曲中求伸，毫無戀棧之意。對此蔣鼎文是這樣回憶的：

1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九二頁。

2 謝儒第：《蔣介石的陪都歲月》，文匯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九九頁。

3 轉引朱連法：《民國上將湯恩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四一頁。

（關於中原戰事）在重慶舉行會報，我把這件事提出檢討。會後徐永昌對我說：「你今天講的話中肯極了，如果這樣下去，真的難以保天下了，軍事情形如此，黨政更糟。」在重慶時，我把一戰區情形全盤報告了委員長，委員長說：「你也有不對的地方，不只是湯恩伯一個人告訴你，連你曾經保薦過的胡宗南都在告你。」我說：「我以前三番兩次要不幹，你都勉強把我留下，現在我真的要不幹了，請你准許我辭職。」委員長說：「你要不幹，我隨便派個人都可以接替你。」我就這樣辭去本兼各職。¹

蔣介石何嘗不清楚河南戰役失敗湯恩伯要負主要責任，但在追究責任時他要面對無可迴避的嚴酷現實，湯恩伯所掌握的部隊人數眾多，已有尾大不掉之勢，且形成自己的一套獨特的體系，任何人都一時無法打入，即或他本人也已不能完全掌控。對此，陳誠曾有記述，在洛陽被圍前夕，蔣介石「命湯副長官及各軍會師洛陽，均未遵行，致敵得合圍洛陽，並分兵直搗我長官部所在地」²。現況如此，如果撤湯留蔣，要讓蔣鼎文「去直接抓湯的部隊是不可能的」（吳紹周語）；如兩人同撤，效果更差；蔣鼎文本人已三番五次鬧辭職，今在如此重大的敗績面前，撤去這位權責不符的最高指揮官，部隊動盪會更小些。於是蔣介石作出決斷，撤去蔣鼎文本兼各職，對湯恩伯撤職留任，將關中地區從第八戰區劃出，併入第一戰區，提升胡宗南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位列湯恩伯之前，從而在非常時期實現第一戰區指揮班子的相對平穩過渡。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六〇—六一頁。

2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九三頁。

陳誠到職後，於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四日，在西坪及西安分別召集師長與師政治部主任以上將領以及後勤負責人員，開了兩次作戰檢討會，總結這次作戰失敗的教訓。

這次歷時兩個星期的高級將領作戰檢討會，新任主管陳誠、胡宗南、湯恩伯等都全程與會。即在湯本人參會的情況下，會議所總結的敗因，大多也指向湯恩伯，概括說來有以下十條：

一、事前疏於防範：敵軍進犯之前，我方本已獲得情報，但除疏散在洛機關外，對於準備應戰方面，殊欠積極。

二、兵站腐敗：長官部成立搶購委員會，以兵站總監部汽車至河岸搶購敵區之物資，以致戰事發生，兵站無法對部隊適時補給糧彈。

三、部隊鬥志低落：敵軍蠢動之初，僅用數百人，後漸增至千人，我軍均不戰自潰。敵見我毫無鬥志，始集中抽調大部隊，連犯我密縣、泛水、新鄭、許昌等地。

四、指揮不統一，命令難貫徹：一戰區長官部及湯副長官部之指揮不能統一，影響作戰甚大。許昌失守後，敵主力迂迴洛陽，並已迫近龍門，我統帥部命湯副長官及各軍會師洛陽，均未遵行，致敵得合圍洛陽，並分兵直搗我長官部所在地。

五、長官部形同癱瘓：長官部移動時凌亂不堪言狀。電務員二十餘人，因不能追隨行動而失散。

六、上下經營商業：長官部在洛陽開設麵粉廠，並利用隴海路營運煤斤圖利。湯副長官為自籌經費自謀供應計，在界首成立物資調節處（後改民生公司），變相徵收稅款；在漯河開設中華煙廠；在界首開設三一酒精廠；在嵩縣開設造紙廠；在鎮平開設三一紡織廠；在魯山開設煤

廠，其經營範圍之大，可以想見。本意未始不善，但結果則完全成了假公濟私的組織。

七、軍紀廢弛已極：河南民間早就有「寧願敵軍燒殺，不願國軍駐紮」的口號，雖不免過甚詞，但軍隊紀律的敗壞，實在也是無庸為諱的事實。湯副長官不能以身作則，又個性太強，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不敢舉發。

八、將帥不和，互信不立：湯副長官對於部下軍師長，除少數外，極少信任。部隊仍有地方、中央之別。許多地方部隊裝備較差，均以雜牌部隊自居，無法和衷共濟。

九、部隊普遍吃空：部隊兵員缺額極多，以戰前而論，洛陽市上之食糧，半數以上為由部隊售出者。即此可見一斑。

十、軍隊政工，有名無實：各部隊政治部，平日既不能宣傳組訓，戰時又不能與部隊同進退，且多有干涉地方行政、假名營私情事。¹

陳誠在將這份書面總結遞交蔣介石之時，對蔣鼎文和湯恩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湯恩伯之忠貞努力亦無問題，唯歡喜排場，個性太強，不易接受別人意見。他和蔣銘三（鼎文）一正一副，蔣遇事不免延諉，湯則獨斷專行，說做就做，兩個人各行其是，互不參商。」

陳誠這位欽差對蔣、湯各打大板，從分量看，對湯是重責，對蔣是輕拂。

蔣介石對湯恩伯雖然撤職留任，但還是放心不下，怕湯恩伯舊病復發，故態復萌，於是在對湯的任命下達約一個半月後，蔣介石依然給陳誠發去一電：

¹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九三、九四頁。

西安第一戰區陳司令長官：據豫省臨時參議會等報告，並准監察院彈劾蔣鼎文、湯恩伯等作戰不力及貪污擾民等情一案，除將蔣鼎文撤職、湯恩伯撤職留任，並分別電覆外，合行抄發第一戰區此次作戰有關軍風紀文電摘要一件，電仰該長官查明，據實具報。並轉飭湯副長官等，切實反省為要。中正。益世法樂渝。印。附抄發各報告摘要乙件。

這封電報意味深長，且拍發的時間更是「恰到好處」，蔣介石要時時敲打湯恩伯，讓他切實反省收斂，聽從陳誠指揮，特別是所附文電處處致命，且這個「文電」內容，讓湯恩伯現在的直接上司陳誠全部瞭解掌握，也可以反映出蔣介石馭湯之道之一斑。所附這封「文電摘要」是這樣的：

第一戰區此次作戰有關軍風紀文電摘要

一、河南省臨時參議會感電大意：（一）豫省作戰，時未閱月，失縣三十餘，蔣長官、湯副長官難辭其責，豫中各軍多湯直轄，似更為甚。（二）湯逃避戰場，致軍失主將，聞風潰搶，魯山李青店間最慘，湯猶毫無覺悟，誣過民眾，以為屠殺豫民之張本。（三）湯平時霸占許昌之捲煙廠、寶豐之廟村煤礦、南召之沙坪造紙廠，以及其他之酒精廠、製革廠、製鐵廠等。（四）湯令河防部隊，勒收渡河費，包運違禁品出口。（五）湯好貪而不練兵，干政而不愛民，民不堪擾，有「寧受敵寇燒殺，而不願湯軍駐紮」之諺。

二、軍風紀第二巡察團委員陳積善，辰寢電大意：（一）此次豫戰，我軍士氣沮喪，紀律廢弛，情將驕兵，聞敵即逃。指揮官毫無部署，械彈沿途拋棄，觸目皆是，團長以上，均應撤辦。（二）

盧氏西坪間公路被水沖毀，汽車、汽油、彈藥、銀行鈔票，連日在橫澗等地焚燒，火光沖天，傷心慘目。（三）豫民劫掠部隊槍械輜重行李及眷屬行裝，應令省府查辦。

三、中統局報告：（一）十三軍（石覺）在襄城嵩縣大肆劫掠，並強姦河南大學女生數人，至盧氏，將農民銀行基金現洋及大車全部劫去。（二）十二軍（賀粹之）在南召魯山附近劫掠衣物，並以刺刀刺傷人民，私賣槍支，臨行時並將槍支搶回。

四、軍委會調統局報告：十三軍潰兵一營，經盧氏以南之雙槐樹、五里川等地，沿途搶劫，盤踞深山，盧氏紳士潘世亭等集合人槍千餘，圍攻該營，企圖解除其武裝。

五、監察院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機字二三二四七號公函大意：據監察委員馬耀南、范爭波，彈劾第一戰區副長官湯恩伯，貽誤戎機，坐遭敗衄，不嚴懲辦，無以勵士氣而平民憤。¹

五條罪狀或過失，來自五個部門的公文，不難看出，雖間或提到蔣鼎文，但實均指向湯恩伯，蔣介石之所以對湯撤職留任，暫放一馬，實是投鼠忌器，以平穩過渡也。果不其然，三個多月後，蔣介石把湯和湯所屬的軍隊調離第一戰區，開到黔桂湘抗日，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則由胡宗南升任取代陳誠。

湯恩伯可以負天下人，唯一不敢負的是蔣介石，然而蔣介石並不這麼看，他認為湯恩伯的「忠心」、「節氣」大可存疑，特別是對於湯恩伯豫西之戰和上海之戰的失利，蔣介石始終耿耿於懷，儘管他們在大陸失敗前夕，湯恩伯出賣了他奉為「恩伯」的陳儀，取悅盡忠，依然改變不了蔣介石

1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五四九—五五〇頁。

內心的成見。一九五四年七月，蔣介石得悉湯恩伯在日本突然逝世後，給湯作出了一番政治評價：「湯恩伯不在上海保衛戰中壯烈犧牲，作有重於泰山的死，而病死在日本寂寂無聞，真是輕如鴻毛，是革命軍人之恥。」¹湯恩伯身經百戰，名聲不小，蔣介石沒有像其他重要將領在逝世後，給其軍銜追晉一級。在蔣介石看來，湯恩伯的「功勳」和「忠誠」要打問號，故湯恩伯終其生世，還是一九四六年二月晉升的「加上將銜」的實授中將。

縱觀蔣鼎文軍人生涯，可謂成也河南，敗也河南。十四年前，蔣鼎文和他的夥伴們縱橫捭闔，與馮、閻大戰五個多月，致使「飛將軍」得以成名；不意國運衰微，十四年後，依然在這塊土地上，面對現代化的侵略軍，蔣鼎文和他的夥伴似乎「武功」全失，未及兩月，打了一場「從軍四十年以來之最大挫敗」之仗，英雄落魄，成為戰場危急關頭書寫絕命家書的高級將領，成為軍人生涯的滑鐵盧。儘管這一仗在天時、地利、人和乃至蔣介石層面的戰略部署上，有諸多他無法掙脫的掣肘，但作為實地戰場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哪怕權責名實嚴重不符，他亦應承擔歷史責任。軍人的勝負當然反映在疆場上。

這場慘敗由諸多綜合因素導致，對此，陳誠還是看得比較清楚，他在實地調查後曾有評述：

今日豫事之敗壞，就時間言之，實非一朝一夕之故……就空間言，又實非一隅一地為然。第一戰區，不過若干戰區之一，不過適逢其會，首先暴露而已。其他各處……恐其危機之嚴重程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四七頁；朱連法《民國上將湯恩伯》第二五一頁所引，內容相同，文句略有出入。

度，更有在第一戰區之上者。¹

一些參戰人員則從切身感受談及此役，田榮植說：中原會戰失利，各方批評紛紜，毀多於譽，不知情者以指揮失策見責，知之者則大為不然，敵軍兵精炮利、戰車騎兵、快速部隊，我軍步兵，鋒實難當，各部隊為保存實力不願作無益之犧牲，致未能悉如計畫予敵以重大打擊。

黃潤生則提供了河南戰場的兩個細節：

日軍在黃河上架橋時，開來三架架橋機，上面有鋼架保護，而且所用鋼板極厚，國軍的「七五炮」打到橋上跟給人家抓癢差不多。

日軍打下許昌，戰車師團出來了。從許昌衝到郟縣，很快就打到臨汝鎮。日軍戰車過臨汝鎮很有趣，守城的中國軍隊見餐廳桌椅門板堆成的城門一下子被戰車打破了，不敢招惹他們。日軍戰車也不打中國守軍，逕自穿城而過，開到洛陽去執行封鎖任務。

用步兵對抗戰車是「原始」與「現代」的對決，無異螳臂擋車。

面對第一戰區副職凌駕正職之上，手握主力部隊後為所欲為的湯恩伯，陳誠亦對蔣鼎文深表理解 and 同情：

即單以軍事一項而論，今日第一戰區之事，戰區長官，固自有其責任，但亦不能全負其責。如地方軍政之不配合，軍隊素質之不健全，指揮權責之不明，以及中樞主管部門之欠缺整個

¹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三七一頁。

主動計畫，欠缺真知灼見與誠意等等，使任何人易地而處，亦均無辦法。

陳誠再次建議蔣介石，應該從河南戰事之中吸取教訓，特別是軍事指揮官的安排上：

孰為居者，孰為行者，孰為將領，孰為幕僚，孰任封疆，孰佐樞要，均各有其不同之性能，與不同之時代需要。而一經選定之後，則當付以權責，使能自效，並須相當的久予其任，俾得計日程功。¹

鑒於蔣鼎文的前車之鑒，陳誠向蔣介石坦率地提出，如要讓他出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須有「四個權」，即：對一戰區內所有部隊有統一指揮權；對一戰區內所有行政、人事、兵備、軍法等有一處理權；對一戰區內所有後勤單位、留守處、辦事處等有指揮整飭權；對一戰區內所有黨政機關在軍事配合上有指導權。²不難看出，在這之前，蔣鼎文在第一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任上，並未掌握這四個許可權，特別是戰場統一指揮權，更為湯氏所抵制拒絕。軍內派系林立，湯恩伯擁兵自重，這個仗有多難打就可以想見了。所以陳誠認為他如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一定要蔣介石賦予他這四方面許可權，他絕不願重蹈蔣鼎文權責疏離之轍。

歷史是時間的記憶，時間的痕跡。時間的細節多有不平，多有委曲之處，這些不平和委曲還是

¹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三六八頁。

²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第三七三頁。

要有人去代受。後來人研究歷史，關注事實的真實過程終是少數，大多數還是看結果，而不會去還原乃至注重真實過程的。終有無數原因導致這個結果，但既然是事件主要參與者，就不能不接受或正或誤的評論和記述，歷史並不一定公正，這也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規律。

